

闽籍归侨王文教：精忠报国的中国羽毛球队前总教

据媒体报道，国羽功勋教练王文教因病于2022年12月25日3时12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9岁。

王文教曾是印尼球星，祖籍中国福建。为了回报祖国，他在申请护照时签下保证书，毅然回国。

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耄耋，从运动员到教练员，56个羽毛球世界冠军、9座团体世界冠军奖杯，他带领中国羽毛球队艰难“拓荒”，创造了一个轰动世界羽坛的辉煌时代。

听到王文教去世的消息，80岁的羽坛名宿汤仙虎潸然泪下。“王指导，特别好、特别好！”他不断平复自己的心情，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和记忆。“我们这帮华侨，就是因为看到他回国才回来的。”

“向敬爱的王文教总教练致敬，没有你就没有中国羽毛球运动，没有你就没有我。我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”在听闻王文教离开后，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很伤感。

羽毛球名将林丹则在社交网站发文，“缅怀前辈，王导走好”。

“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”

1953年，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之后，印尼羽毛球队和中国队以切磋为目的，打了一场比赛。

当时印尼是羽毛球强国之一，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教更是闻名印尼的球星。

当王文教带领印尼队以15:0、15:6大比分胜了中国队后，却一点高兴不起来。

他惊讶地发现，刚获得全国冠军的中国运动员被他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“差距如此悬殊，深深震撼了我，我决定要回到祖国，帮助祖国提高羽毛球球队的水平。”

这个大胆的决定，彻底改变了王文教的人生轨迹。

那时的王文教虽然刚满20岁，在印尼却已是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，选择回中国，意味着要放弃在印尼已经取得的荣誉和地位。

而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，回国就会失去很多国际大赛的参赛机会，这对于将羽毛球视作生命的王文教来说，无疑是残酷的。

更残酷的是要与生活在印尼的亲人们分别。

“我妈妈不同意，她说，你要回去受苦。我跟她讲现在有变化，新中国跟旧中国不一样，我

用“杂技”普及羽毛球

回国之后，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乏，起初让王文教有些不适应。

当时北京没有合适的场地，他就带着队员们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训练。

由于营养不够，王文教的腿部出现了浮肿。

“回来的时候需要粮票，没有粮票买不到东西。后来我妈妈知道我出现了浮肿，就寄了好多吃的给我。”王文教说，“当时我一回来，有6个月试用期，试用期间只有17块人民币，伙食费还要交9块，只剩下8块钱，后来我的自行车也都卖掉了。但这

不算什么，因为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，因为体育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。”

1956年，原国家体委在福建和上海成立了羽毛球集训队，王文教到福建打球，还与队员合写了一本羽毛球教材——《怎样打羽毛球》。

当年12月底，在王文教的推动下，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——福建队成立了。

到1958年，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了羽毛球队，都以王文教出版的教材为训练指导。

当时以王文教为核心的福建队是中国羽毛球的重要基



第一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冠军福建队队员王文教、陈福寿，亚军上海队队员施宁安、黄世明(左至右)

“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？”

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，伤病缠身的王文教逐渐淡出比赛，专心当教练。

1965年，王文教带领国羽出访欧洲，与当时的欧洲劲旅丹麦队进行比赛。

那时，中国羽毛球队无法参加国际羽联的比赛，但在不同场合多次击败世界顶尖高手，被称为“无冕之王”。

但当王文教和队员们到了当地，还是深深感受到了一股被“蔑视”的味道。

王文教懂得英文，到达丹麦后，找来了很多当地报章读给队员们听，这些报道几乎都看不起中国队。

“开赛之前，当地媒体打出了‘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？’的大标题，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气愤。”王文教回忆说，那些报道把中国



王文教(右)率领中国队获得第十二届汤姆斯杯赛冠军



王文教在第一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比赛上夺得冠军



国羽功勋教练王文教

人描写成是留着长辫子的满清人，并坦言“留着长辫子”的黄种人不会打羽毛球。

这种唏嘘和调侃让王文教他们感到难过，但心里更增添了必胜的勇气。

赛前的训练，怕丹麦人刺探“军情”，大家商量好只要有外人来看训练，他们就随便打。可是，一连几天的训练都没一个人来看。

“看来他们真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，这种情况说是‘轻敌’，但也是一种‘高傲’。”当时国羽队员之一、同样是印尼归侨的林建成后来回忆。

不仅是丹麦人，连接待中国队的中国驻丹麦大使都不抱希望，看着队员们面黄肌瘦的样子，忍不住问：“你们能赢球吗？”

“结果我们第一天就把丹麦队打了个15:0，所以报纸第2天登报标题是‘我们的世界冠军吃了鸭蛋’。”王文教带领的中国队最终取得34:0的大胜，一时间震惊国际羽坛。

中国羽毛球队真正走上世界之巅，是在1982年的汤姆斯杯。

那一年，王文教带领中国羽

“家里飞出了‘金凤凰’”

执教二十余年，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毛球人才：杨阳、赵剑华、李永波、田秉毅……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在其执教期内，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。

回国这些年里，除了中国羽毛球事业，王文教心中还始终牵挂着祖籍地福建泉州。

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自己曾经两次回乡谒祖未果。

大约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只身一人来到南安，雇了辆摩托车，跟摩托车师傅说要到大洪四都，可师傅只知洪濂不知四都，更不要提他口中的“四都大洋村”。

就这样，在山里曲曲弯弯的土路兜转许久，他也没能寻到祖籍地、寻到亲人，只好带着遗憾回到北京。

2019年9月，王文教再次回到泉州南安，终于找到老家。

“心里非常高兴，”王文教说，“我在印尼出生长大，但是我的父母经常跟我说，有机会要回老家看看，我终于做到了。”

毛球队出征，这是中国恢复国际羽联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次国际赛事。

决赛中，中国和印尼队相遇，激战两天。

“第一天我们1:3落后印尼，第二天打他们4:1，总比分5:4反败为胜。当时很自豪，感觉到我们能够为祖国争光，很不容易，而且当时是英国女王给我们发奖，就觉得中国人非常了不起。”王文教后来说，这是他执教的众多冠军赛中，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。



王文教和队员合写的《羽毛球》教材

归国后的王文教从未在家乡生活过，一直居住在北京，但他依然可以自然地与亲人用闽南话聊天。

“我普通话讲得多，家乡话讲得少，但还是会讲。”他说，父母很有家乡情怀，从小就教导他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。小时候，他们兄弟姐妹只有讲闽南话，才能从母亲那拿到零花钱或其他奖励。

2015年，王文教被国际羽联授予“终身成就奖”。2019年，他被授予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、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

在得知获得“人民楷模”称号后，王文教说：“感谢祖国还惦记着我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因为我年纪都大了，已经退休了。获得国家的认可我非常激动，前几天回到福建老家，乡亲们都说家里出了只‘金凤凰’。”

王文教曾说：“我要把一生献给祖国。”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斯人已逝，精神长存！

(陈佳莉 来源:《环球人物》)